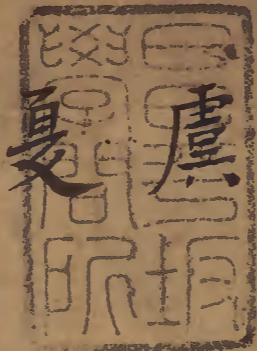


綱目前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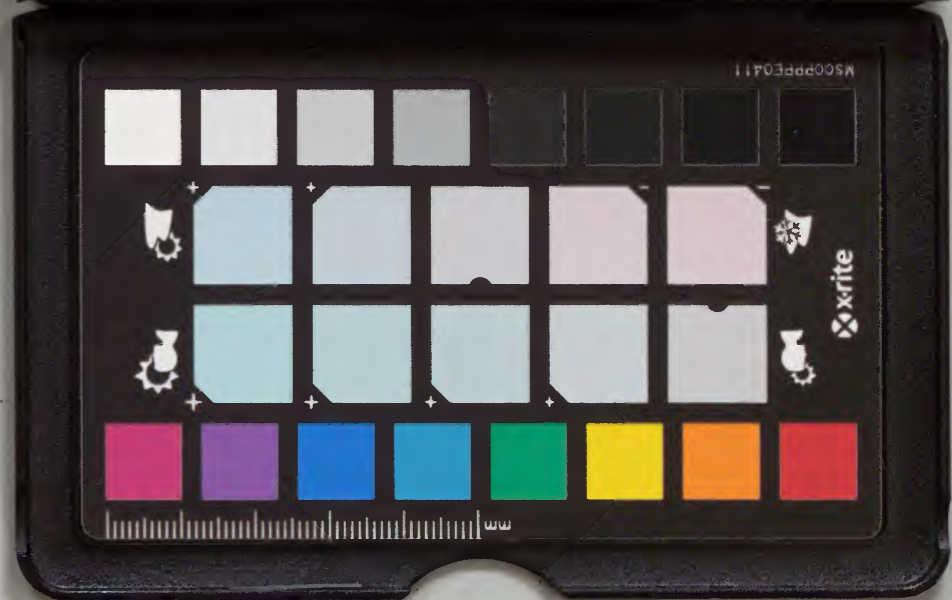
三之四



			二	漢
		八	八	書
一	二	九	九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二	漢
八	二	書
四	八	
函	一	
一	五	
冊	號	類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5
冊數	12	(2)
函號	284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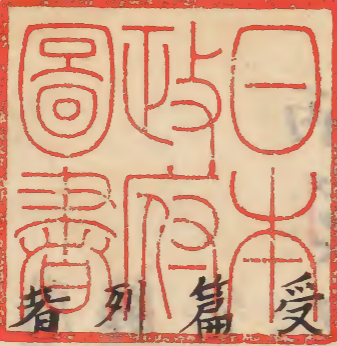


訂正

虞

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三

淺草文庫



前編曰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欽哉下卽
 受以慎徽五典孔安國古文尚書復出此
 篇孝平時始列學官尋以亂廢終漢世不
 列學官東晉梅願始上其書而缺舜典學
 者以今文補之起自慎徽五典齊建武中
 姚方興上孔傳舜典多曰若稽古以下二
 十八字江陵版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咸
 信之隋開皇中得為全書子王子曰史官
 本為虞作典推及堯爾蓋舜之功卽堯之
 功故係之曰堯典孟子曰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殂落足證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冊書舒卷之長耳無他義也。自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於慎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為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按重華見於楚辭玄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此附會也。

丙戌虞帝舜元載春正月元日帝格于文祖踐天

子位于蒲阪以土德王咨二十有二人事詳書

史記曰帝姚姓名重華敬事瞽瞍以孝聞帝堯登庸而禪以帝位攝政二十有八載至是

堯崩喪畢始踐天子之位于蒲阪以土德王。色尚青仍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舜典孔傳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救命之。○軒按舜典帝咨二十有二人足見聖帝勞於任人逸於政治矣。再按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凡十一篇益見聖帝經理天下之大規蓋一身總持大綱於上而諸侯各理其方土官各奉職民各務本於是庶績咸熙黎民敏德舜唯端拱於上以聽天下之治而已。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豈真無為哉。為之而行其所無事若無所為也。然汨作等十一篇皆逸亡無從考其詳矣。可慨也夫。

封朱于丹以奉先祀

通志曰帝既膺天命踐帝位於是封堯之子朱于丹淵為諸侯以奉其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帝朝于瞽瞍封弟象于有庠

通志曰舜既踐位載天子旌旗往朝瞽瞍彌奉子道封其弟象于有庠象雖為諸侯不得為政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賦焉○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

禹臯陶益稷相與陳謨

語詳書三謨

前編曰古者聖人君臣以有天下為重不以位為樂方帝堯在上而舜登庸詢事考言既而堯老舜攝舜順堯於上而酌行於下二聖人在上禹臯陶益稷未必有言也至堯崩舜為天子一聖人在上故禹臯陶益稷始相與陳謨以輔成之

巡狩四岳八伯

虞夏傳曰惟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謚名曰督陽羲伯之樂

舞鬻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
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
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
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
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叔其歌聲比小謠名
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
曰歸來冬祀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
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格
于禰祖用特○前編曰按諸侯必貢詩於天
子傳曰貢兩伯之樂焉是古者侯伯亦貢樂
於天子也羲伯和伯豈羲和之後以其知四
方之風土氣候分為方伯也耶舜巡四岳禮
樂之盛伏生秦博士建見古書其所述諒哉
昔者王氏續儀禮經傳亦有取焉今附于此

以廣異聞云

○鬻音昌鼓聲

丁亥 二載求賢才納諫立誹謗木造五絃琴

通志曰舜帝廣視聽求賢才以自輔欲納諫
聞其過作五明扇立誹謗木或曰誹謗木堯
時所署故曰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
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史記曰立
誹謗之木於國都○如淳曰誹謗木橋梁邊
板也所以書政治之愆三代相傳至秦始去
之○家語曰帝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
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
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流如泉

子戊

三載考績

語在書

陳氏曰：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故三載考績，時加警策，以作其怠。○前編曰：發例於此，後不

屢書

寅庚

五載作箭韶樂九成鳳凰來儀

語詳書

書傳曰：箭，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蓋舞樂之總名。今文作箭，故先儒誤以箭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來儀來舞而有容儀也。○虞夏傳曰：維五祀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

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弘廣。五作十道，孝力為右。秋養耆老，而春食脯子，乃勃然韶樂興於大鹿之野。○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漢志曰：帝舜命夔曰：女典學教，曹子云云。又以外賞諸侯，故開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行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應。

辛卯

六載考績巡狩方嶽

孔子曰舜臨民以五○書大傳曰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情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族以為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音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鄭氏曰族當為奏言諸侯貢其正聲而天子九奏之樂乃具成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柷敔琴也七始黃鐘大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則去之素猶始也簇猶聚也按此採詩作樂

之始也

壬辰 七載作大唐歌

書大傳曰執事還歸二年謗然作大唐之歌鄭氏曰謗猶灼也大唐之歌歌美堯之德也

甲午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分北三苗

語在書

書傳曰考核實也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孔氏曰分北三苗即黜幽之事○古史曰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惟是苗之遺民為惡不悛乃復分北之以散其衆○前編曰按有苗始末

說者不同。愚嘗綜其實。書之所稱。前曰三苗。後曰有苗。曰苗民。書有異辭。則事有不同矣。當堯之時。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渠魁也。當舜之時。分北三苗。則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黨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其後。徂征之時。止曰有苗。曰苗民。而不復曰三苗。云者。蓋已竄之後。既分之。餘而所存者。特其一種耳。

巳亥 十有四載帝庸作歌

詩詳書益稷篇

蔡氏傳曰。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各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林氏曰。舜臯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虞

夏傳曰。惟十有四祀。帝乃雍而歌者。重篇於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偶之曰。卿雲爛兮。禮繆繆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八伯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爛星陳。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帝乃載歌。旋持衡。○鄭氏曰。卿當為慶。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是為慶雲。此和氣也。○前編曰。按十有四載。傳序其君臣之歌。盛矣。然莫大於救天之歌。而不言何也。所謂雍而歌者。重篇必有所歌之篇。所謂帝乃載歌。必有載歌之語。意者明良之歌。其在此時歟。

庚子 十有五載考績帝載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長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警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乃八風修通卿雲叢聚蟠龍賁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前編曰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祀相宮之下考其辭非商歌也豈說經者以伊尹祠先王有古夏先后鳥獸魚鼈咸若之訓故以係之與鄭康成以為帝舜之歌宋書符瑞志亦謂當是時景星出房慶雲興帝乃載歌其辭若此是必它有考矣然愚玩其辭與其事似為登歌祀堯之詩不可考矣今俱存之以俟知者○何氏曰宋書卿雲之歌恐皆後人所託似不類

歌氣象豈有有虞君臣觀此雲瑞而動色作歌以慶之乎

辛丑 十有六載九敘惟歌

虞夏傳曰惟十有四祀云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前編曰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啓九辯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朱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韶之

舞是也。警朦掌九德之歌。比於六詩。意其辭詳矣。至戰國時。騷亦屢言之。豈及見其遺音耶。後世不傳。惜哉。

丁巳三十有二載。帝命禹攝政總師。語詳書大禹謨

前編曰。據張氏紀年。丁巳書薦禹於天。此三十二載也。而大禹謨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蓋自喪畢之年。通數也。軒按書稱堯之德。以欽冠首。述堯命羲和。咨四岳曰。欽若昊天。曰往欽哉。其稱舜曰。溫恭允塞。蓋恭即欽也。其述舜咨二十二。人雖人各一職。而未唯以欽之一字。總戒

之焉。又按堯之授舜。唯曰。允執厥中。而舜之授禹。則益以危微精一之三言。夫堯舜禹至聖也。唐虞洎夏之治。至隆也。以天下與人。至難也。而君臣之交。儼三聖之授受。不過此數言。余嘗三復而繹之。臆為之說。天之生人。上智者。勘中人之資多。上智安行動。合中道。下此則高明者。每恃才操切。而失之過。過則政矯。而元氣不充。沉潛者。每三思蓄縮。而失之不及。不及則法亂。而神氣不振。是故執中者。治道之則也。然或忽心一生。則懈慢隨之。而機務曠。或肆心一生。則惰淫乘之。而理道乖。是故主敬者。執中之本也。苟於理欲危微之幾。察之未精。則萬幾之速來。睢然不知中道之所在。

精矣而守之不一則是體驗未真操存不固而理欲得失交戰於胸中尚可語察之精乎故必精察乎危微之幾而一守乎大中之道此又主敬之實功心法之秘傳也是故人君一心非但垂衣聽治之際所當嚴加省察即深居獨知之頃實吾心出入存亡之會非但守經達極無怠無荒謂之執中即通變行權革故鼎新亦不失精一執中之道不然徒總總翹翹敬守成憲是則子莫之執中矣烏可語精一之學

戊午 三十有三載春正月朔旦禹受命于神宗率

百官若帝之初

語在書大禹謨

前編曰按禮稱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禘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禘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為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於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語詳書洪範篇

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禹乃共辟厥德受帝休令爰用五事建用五極○孔安國曰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自一至九禹遂因而第之○關子明曰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朱子曰凡數之

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
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
一為一。故參其益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
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
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圖書之數皆以五
為中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
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一
三七九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
者各因其類以附于奇數之側。蓋正為君。側
為臣。有條而不紊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
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虛其中也。然後陰
陽之數均。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
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
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

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于南也。其運行
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
而土復克水也。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
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
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
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前編曰。按洛出書
而禹則之。敘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
並義。子王子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
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
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
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于
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
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
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

五紀於四而係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
離合之不齊則賦于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
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而係庶徵
於八施于政者有善有惡則感于天者有變
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
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
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
也係五事於一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
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
性也四與八相對也庶證於四庶證於八
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
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
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
政相為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

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
衡而取義亦粲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
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
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
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亦是亦自然之序
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
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化人得其秀最
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為五事故五事次之於
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而所以
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
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
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
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
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

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為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係至不輕也、其中否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敘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句連錯綜、以至於九、句連

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敘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與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復九州

經世曆曰、大禹受命于神宗、正天下水土、分九州、九山、九川、九澤、○前編曰、按此年、禹以十二州、仍為九州、此氣數、邵子係之、丁巳、其必有攷也、

庚申 三十有五載 命禹征有苗 語詳書 大禹謨

淮南子曰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居攝之後而令命於舜不敢專也以此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前編曰按舜之攝也觀諸侯巡四岳行天子之事也不聞堯復命之也禹之攝也徂征之師帝猶命之而傳記亦有舜南巡之說是征伐巡狩禹不專也豈堯舜之事不詳見於經計舜每事亦必稟命歟抑堯之命舜也曰陟帝位舜之命禹也曰總朕師終陟帝

位云爾其攝復有不同歟

甲子 三十有九載考績

會編曰邵子皇極經世以運經世之二經元之甲一經會之午七經運之甲一百八十一經世之子二千一百六十一甲子夏王禹八年按禹八年乃攝政之第八年也○祝氏曰唐虞當第六會之終元經會之運卦在會之世同人上交變而為革則天運推移矣當數之交堯舜知天之曆數以天下與賢苟非二聖之大德安能保災度難洪水滔天非小沴也四凶稔惡非細故也惟堯舜能平定之故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是年運之甲大

畜節世之子大畜
節年之甲子損節

癸酉 四十八載帝崩于鳴條

壽百有十歲

前編曰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蓋自堯崩之
後通數也○家語曰舜之為君其政好生而
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
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
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大紀
曰記稱舜葬蒼梧劉道原以為舜巡狩南裔
往而不返者欲兆庶專意戴禹也夫舜本以
耄期倦于勤使禹攝政使遠巡荒外而死是
與經意相反也舜之授禹以天下者本乎民
心與天意耳使禹有天命舜雖不死于荒外

何病于禹使禹無天命舜雖死于荒外豈能
有益於禹哉此記者謬誤道原習而未之察
也

軒按書稱五十載陟方乃死無南巡蒼梧
之說而家語戴禮史記皆言舜南巡崩於
蒼梧之野葬焉余據孟子云卒于鳴條似
無南巡之理夫舜既薦禹於天命攝天子
事矣胡為又自遠巡南裔即使有此行而
崩於彼禹既宗舜矣胡為聽其遠葬而不
歸觀於北都也揆之情禮俱似欠妥仁山
金氏乃以禹葬會稽證蒼梧之事不知當
時禹雖薦益於天相之也非攝之也巡狩
之事禹固自為之矣安可以此而例舜耶

乙亥

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於陽城

孟子曰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舜之子而之禹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路史曰女瑩生義均及季釐均封商今商之高洛有堯女墓武關西北百二十里高城是也禹封其子於虞季釐封於緡其後為夏桀所克舜庶子七人圭胡負遂廬蒲衛甄潘饒番傳鄒息有何母轅餘姚上虞濮陽餘虞西虞亡錫巴陵衡山長沙皆其裔也○前編曰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均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

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而禮樂如之容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嚳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為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為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嚳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伐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皆天子之事守也

訂正通鑑綱目前編卷之四

夏

丙子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

金德王仍以寅月為歲首改載曰歲

通志曰帝妣姓名文命崇伯鯀之子黃帝軒
轅氏之玄孫也母有莘氏女曰修己禹生於
石組長干西羌長九尺二寸至是受帝舜之
禪踐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韓國也以金德王
仍有虞以建寅之月為正月色尚黑社用松
牲用玄以黑為徽號○論語顏淵問為邦子

曰行夏之時。朱子曰夏時謂以井柄初昏
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辟於丑人
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
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
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
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
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
其令之善也。○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
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時殷周異政為非乎子
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征伐革
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爾故
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
天者則革之以神其祀如天道之變然也。三
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晉董巴曰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
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
七歷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
朔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
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
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為
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且立春為
節更以十一月朔且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
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
舜從顓帝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
於孟春此之謂也○唐大衍歷議曰夏小正
雖頗踈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
之說復用夏正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兩
水為上元進求夏歷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

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未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八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八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輿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參體始見，其肩股猶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前編曰：按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

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楬，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巡狩會諸侯于塗山

稽古錄曰：禹即天子位，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前編曰：按玉帛萬國之說，本魯諸君子而雜見於傳記。朱子王制篇亦取焉。夫塗山今濠壽，蓋淮江之間，非中土也。禹何

以會萬國於此。意者萬國諸侯畢朝於都。天子巡狩則其方之諸侯各朝於方。嶽惟東南。諸侯西至。衡嶽北至。秦嶽道里為遠。故禹總為塗山之會。其後又東南而為會稽之會也。塗山萬國之傳。或者史傳之侈辭歟。

作大夏樂建旗旒以辨等級

大夏樂語
詳樂記

通志曰命皋陶為夏籥九成。昭其成功也。初黃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旌旒。旒以別尊卑等級。以五音聽。應治。揭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籥。籥曰導。以道者擊鼓。喻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啓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常曰

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世本曰古有醴酪。大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籥筍同。籥具舉切。籥縣鐘鼓者。

丁丑 二歲皋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至是皋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駱氏曰皋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之子。六乃皋陶之後。別有舒蓼。周宣王八年始滅。初陶漁於雷澤。虞舜求旃。以為圭師。造律執中。封于臯。為皋陶陶之。

子封偃為偃姓。又有孫思成。思成其後世為理。以命族。至商紂時。理徵為翼隸。申吳伯弗合。以死取契和氏。逋難伊虛為李氏。其後世為伯陽父。○管子曰。后土掌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李理字音同。此云理避難為李也。

帝薦益于天

孟子曰。禹薦益于天七年。○前編曰。按堯薦舜。舜薦禹。皆其末年。禹即位才一年耳。何以即薦益也。世稱禹年百歲。蓋於是年九十有四矣。然聖相授受。其事體不同。堯之薦舜。攝也。舜之薦禹。總百官也。禹之薦益。相之也。

戊寅 三歲考功

吳越春秋曰。大禹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甫及三載。考功。○禮記曰。禹在位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巳卯 四歲鑄九鼎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前漢郊祀志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胡氏曰。左氏以為鼎者。圖象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者。愚竊以為誣矣。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為為天下患。惟鄙夫鄙婦言之。搢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為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于鼎。以為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制立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贊寧要言曰。詳禹鼎不止圖山川猛鷲之物。又每州民戶暨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後語云。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執得周九鼎。自然業次。知九州戶籍圖書也。○前編曰。象物神姦之說。王孫滿蓋設辭以神之耳。古之鐘鼎。猶今之碑碣。

皆所以載事也。九州圖籍之說。近是鑄九州山川及所產異物。則有之。為其圖籍所以歷代寶之歟。

軒按左傳曰。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史記漢書俱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說文曰。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崔瑗鼎銘亦曰。大禹鑄鼎象物。夫曰方有德。似為大禹之初興也。况史漢說文諸書。皆明謂禹所鑄者。而前編乃謂左傳非指大禹。却從墨子說。斷其為夏后開所鑄。且謂開即啓也。夫既為啓矣。却又書於大康踐位之下。不亦謬乎。今據史漢諸書。斷其為禹所鑄。無疑。但諸家未言歲年。而會。

編係於四歲未知何所據耳
今姑從之以俟博雅者訂焉

庚辰 五歲巡狩

吳越春秋曰五歲政定周行天下○東漢陳蕃傳曰昔大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外紀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癸未 八歲巡狩江南會諸侯戮防風氏帝崩于會稽

稽

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也仲尼曰注苙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苙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史記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而

○越外傳曰禹始也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
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
巡狩大越見耆老約詩書審銓衡平斗斛因
病亡死葬會稽葦席桐棺穿墻七尺上無濕
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
○家語宰我問禹孔子曰夏后氏敏給克齊
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
度量豐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
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
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
極之民莫敢不服○魯論孔子曰禹吾無間
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
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胡氏曰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

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
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而吾夫子稱禹
曰菲飲食云云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
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
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卒之建立偉
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嘗而郊禴禹之心從可
識矣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服則致其美
溝洫則盡其力寧飲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
之卑皆不敢暇顧者其心誠不忍一日安於
天子常奉故也味吾夫子無間然之言其深
有以識禹
之心者乎

甲 申
夏后啓元歲諸侯奉嗣子踐天子位

前編曰按三代以來嗣君皆踰年而稱元與
堯舜禹之間不同故胡氏大紀於甲申書元
載今從之或曰是時禹三年之喪未畢蓋未
有箕山之避啓未膺朝覲訟獄之歸宜未王
也何以稱為元年是不然古者稱元無大意
義特以其君天下之始計年耳况益之相禹
異於禹之相舜禹之相舜異於舜之攝堯其
時異其事亦不同孟子俱以薦言者推堯舜
禹之心也其居以避言者推舜禹益之心也
當時事迹固自有不同故胡氏於明年書益
歸政就國而不
言避是為得之

乙酉

二歲伯益歸政就國帝親政大饗于諸侯

萬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
傳於子有諸孟子曰不然天與賢則與賢天
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
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
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
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
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
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
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

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繼世
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
尹周公不有天下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
繼其義一也○大紀曰伯益歸政就國於箕
山之陰○左氏曰啓即位乃卽鈞臺以享于
諸侯○前編曰傳稱夏啓有鈞臺之享而書
史不言其年歲鈞臺在河南陽翟嶧水之東
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謂啓享諸神
於大陵之上然河南固天下之中或者
啓卽位之後羣后四朝大會同於此歟
丙戌 三歲有扈氏大戰于甘 甘誓 語詳書

書序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朝
氏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為遽有有扈之變也
太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
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
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政而已其不奉正
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不出於禹之
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啓不能逃其責矣然
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所常習者
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
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
甘誓固見啓之奮發有為且著有扈氏不臣
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
矣

壬辰 九歲王崩子太康踐位

癸巳夏太康元歲王尸位不脩先王之政語在書

蔡氏曰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前編曰王

子卦數元年遇睽

辛亥十有九歲王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

以從遂都陽夏語詳書

書序曰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前編曰按五子之歌一章言太康

之失民也二章言太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

遊無度也三章哀京都之不保也四章痛故

府舊章之淪喪宗廟社稷之不祀也五章哀

恫以終之夫失國固太康也而篡國則羿也

五子之歌皆怨太康之辭無忿羿之辭者自

反也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

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君子是以知

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復祀也然太康雖為

羿所拒不能濟河而猶立國於外以傳

辛酉二十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路史曰太康在位十有九歲失政又十歲而

死○前編曰按自唐虞以來都于冀州而冀

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則甸服之地跨河南北

也羿拒太康于河不得復反舊都故五子之

歌惟哀冀都之亡痛故府舊章之喪當時自
河以南尚無恙也汲郡古文稱太康居斟尋
鄆道原謂河南有尋地薛氏謂今拱州太康
縣漢之陽夏即太康故城而傳亦稱相居帝
丘大抵皆究豫之境大河東南之地耳然則
太康為羿所拒不能濟河而更都南夏以傳
仲康迄于后相皆在究豫之境古大河之東
南據冀方之都因夏民以代夏政稱帝夷
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
滅相而夏統始中斷後四十餘年少康遂克
復舊物云

戊壬

夏仲康元歲命胤戾掌六師

胤語詳書

書序曰羲和涵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
征○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方將執其
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
始即能命胤戾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
即位夜拜宋昌為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羲
和黨惡於羿故胤戾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
羽翼故終仲康之世不得以逞使仲康失其
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耶○蔡氏曰
仲康始即位即命胤戾掌六師次年方有征
羲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
位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
出也○前編曰按仲康即五子之一也自太
康改于有洛之表而羿距太康于河仲康及
其羣弟避有窮之難奉其母濟河而南後太

康于洛汭太康越在草莽不能返國城于旬服東南而居之至是太康崩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旣庶使胤戾為司馬兵柄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紆兄也不然權出於羿是仲康為虛位而胤戾為羿黨也若是胤戾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為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戾掌六師其規模舉錯固已有大過人者無幾何時而使胤戾征羲和羲和避棄厥司旅拒厥邑蓋不共王職而歸于有窮者是以有徂征之師胤戾渠魁之命然仲康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者或者勢未可與假之以

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戾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為能自振而胤戾之為王室倚重矣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語在書胤征

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謹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近代善歷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

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前編曰按虞胤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傳仁均等新曆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曆術求之則魯曆殷曆周曆已自不同憑此却求豈無抵忤故以曆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曆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曆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胤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古者天官氏因時以治曆而後世言天者執曆以求天執曆以求天者既有差於將來豈無迷於既往哉今從新曆之說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胤之說則

合於經世之年且胤之言曆槩有活法在焉如論合朔者曰朔在會合苟躔次既同何患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患於頻小此類可見雖然此猶以曆言曆不若以經斷曆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為合何則經書仲康肇位四海胤戾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戾承王命征徂書肇位以冠其首則徂征是其初即位之年而季秋月朔之變是其初年之秋無疑也以為有合於經今從之繫於元年之下

癸亥

二歲命胤戾征羲和

胤語詳書

前編曰或問羲和之罪不過失職耳何勤徂
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畔官離次棄厥司不甚於不朝乎曰沈亂
於酒六師移之易尔曷為申明軍律激勵威
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羲和畔夏即羿者也意
必有聚眾相命之事焉故下文有脅從周治
之戒也曰使果畔夏即羿也曷為奉辭伐罪
不名其為賊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先王之
制官名有職以事一人不供其職即不臣其
君矣而况假擾天紀為始亂乎曰假擾天紀
為始亂何也曰自顓帝以來羲氏和氏世其
職先王賴之授時頒政以一天下之視聽久
矣一旦有羿入間王室天子播遷南夏而羲
和首不為用是使正朔不出於天子諸侯不

稟正朔于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此始而區
區保邑拒命又其罪之細者耳故胤征之書
始述其法以明其亂紀之罪終嚴其威以破
其脅眾之勢也兵法莫整於胤征曰先時者
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也莫仁於胤征曰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莫勇於胤征曰威克厥
愛允濟也此武之大畧也○又曰皇極經世
係壬戌又據子王子經世卦數仲康元年訟
卦用事所以有日食之
變而又有徂征之師

甲子
三歲羿滅伯封

左傳曰樂正后夔之子伯封貪惓無厭忿類
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路史曰禹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
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
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王室爭諸侯耳○前
編曰伯封后夔之子左傳所載伯封之事似
失之
誣

丙寅 五歲

軒按唐天文志謂日食在是年九月而金
氏據經為斷謂當在初年之秋無疑其說
詳在元歲
九月朔下

甲戌 十有三歲王崩子相踐位

邵子經世曰仲康崩相繼立
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乙亥 夏后相元歲徙都商丘征畎夷

丙子 二歲征黃夷

戊寅 四歲有扈氏賓服

通志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黃夷赤夷
玄夷白夷風夷陽夷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
勝六卿請復之相曰不可德之不厚教之不
修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
鼓不陳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
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賓服

辛巳 七歲于夷 畎夷來賓

竹書曰后相即位元年征畎夷二年征黃夷
七年于夷來賓○東漢書曰昔夏太康失國
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
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壬午 八歲寒浞殺羿

晉魏莊子曰羿之祖世為射官天子賜之弓
矢使司射夏之方衰也羿自鉏遷于窮石號
有窮氏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
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龍圍而用
寒浞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
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
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
于窮門羿篡夏自立凡八年至是浞復殺羿
而代之不改有窮之號浞因羿室生澆及豷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孟子云逢蒙
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
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離騷曰啓
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而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術羿淫遊以佚畋兮又
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勢終兮浞又貪夫厥
家○前編曰按羿之亡也孟子述其取友之
一端左氏述其亂亡之始末而騷之言為盡
騷曰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

流其黜終兮。泥又貪夫厥家。夫羿篡夏者。逆亂之流。理固黜終矣。况又有遊畋之荒。讒慝之蔽乎。然則其前後本末。俱足以戒矣。澆論語作梟。

壬寅 二十有八歲寒泥殺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

仍氏靡奔有鬲氏

通志曰。澆既長矣。泥乃使之用師滅斟灌及斟澆。而弑夏后相。乃處澆于過。處豷于戈。○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前編曰。愚按帝丘。衛地。斟灌亦衛地。相居帝丘。與斟灌相近。

而依之。非居於斟灌也。○又曰。按經世以靡奔。係此年。足以正左氏之誤。又按子王子卦。數相即位之年。世卦得睽。終以殺隕。至此年。世卦得歸妹。是以后緡歸。有仍。少康在外。氏者三十餘年。后緡相妃。

癸卯 夏少康元歲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

前編曰。自此以後。皇極經世。缺四十年。不書。而皇王大紀。即以少康生之年。為元歲。蓋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今從之。○會編曰。按左氏傳及史記。歲壬午。夏之舊臣靡誅。泥奉少康即位。復夏正統。則自今年癸卯。至辛巳。乃泥篡據天位。夏統中絕者。凡三十九年。胡氏

大紀乃以少康初生之年。卽為元歲。以紀之。似失賊迹。僭據之實矣。今存夏變統。不書其年。庶幾不沒其實。且以垂世鑒戒。以俟後之君子。折衷焉。○軒按前編依大紀。卽以少康生之年為元歲。謂少康既生。則夏統不絕矣。而會編乃謂大紀失賊迹。纂據三十九年之實。却存變統。不書其年。愚謂會編之說。本於經世。是或一義也。然不若前編依大紀。似得春秋尊王存紀。以誅亂賊之義。其寓意亦微矣。今從之。

子甲

二十有二歲。夏少康自有仍奔虞。

伍員曰。少康為仍。牧正。恭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前編曰。為仍。牧正。為虞庖正。皆少康為之。以避禍。非二國敢以是官之也。夏衆者。卽帝丘二斟之遺民。靡收二國之燼。亦其助也。官職者。夏之士大夫。播遷者。若遺臣靡之類。是也。○又曰。古今言治者。莫盛於唐虞三代。然考之三代。自禹傳啓。已有大戰之變。繼而太康失冀。相帝。弒隕。絕四十年。而少康始中興。季杼之後。鮮有可紀。商有天下。一傳而太甲幾墜。沃丁以後。比九世亂。河患蕩覆。轉徙不常。西畧不知。狄人內侵。古公避狄。高宗中興。

又幾何世紂遂亂亡周自文武成康以後昭
主卽以南征之禍穆王尤甚幸沒祇宮夷衰
厲暴宣王中興而非全治幽王又大亂平王
東遷而天下無寧世矣然則語治者必曰三
代何也磨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其道
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
與後世不同耳不謂其暴君亂主之咸無也
夫以漢視三代光武明章視禹啓文武成康
如砥礪之與美玉光武漢法舊防尚未盡復
其紀綱天下之具可謂踈矣然以其起自諸
生側席幽人而明帝興學崇教臨雍拜老故
其風聲興起二百年間雖庸君繼作宦戚專
政而政亂於上俗清於下其民安於耕桑其
士大夫厲於名節其故家遺族閑於禮法其

蓋

姦雄之人懼於名義東漢猶然况三代之世
聖王代作有井田以業民生有封建以定民
主有道德以正民心有禮制以齊民行有詩
樂以陶民風有教化以漸民俗制定而不可
以卒搖化深而不可以卒變雖復有大康等
不善繼之君然所謂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者
當必十百倍於東漢矣故三代之亂猶日之
有雲陰雨霾而不害其為晝後世之治猶夜
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
為夜此古今之所以分也

辛巳
夏少康三十有九歲

軒按是歲以前寒浞僭據天位凡三十有
九年今仍書夏少康者蓋與元歲係少康

之義同亦以見
夏統不絕云爾

壬午四十歲夏遺臣靡與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

子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

畢朝

左傳魏莊子曰夏之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浞于過滅
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伍員曰使女艾謀澆
使李柝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廣漢張氏曰方少康在襁褓而
夏之臣靡固有滅浞而立之之心經營許久

乃遂其志若靡者可謂忠之盛者矣方寒浞
在上澆豷縱橫之時少康獨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其勢可謂堙微而卒用以興其間圖回
謀慮必大有曲折惜不復傳于後猶幸有左
氏傳所載耳要之靡與有鬲氏有仍氏皆佐
少康以有為者也若使少康之君臣於此數
十年中不忍而欲速則身且不保而况國乎
惟其潛也若深淵之蛟龍故其發也如春陽
之震動惟其時○胡氏大紀論曰人殺其也
父子必欲死人辱其君臣必欲報忍死謀報
能以天道為定命不觀敵勢而改圖則庶幾
焉苟顧其私內覬大利外畏大難雖有良心
日銷月鑠其不忘君父者幾希矣少康靡鬲
真人臣子哉志在討賊行吾義而已非圖富

貴者也。故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怠。競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祀夏配業，天不失舊物。嗚呼！此真可謂中興者矣。故唐虞世南論歷代中興之主，以少康為冠。噫！前王之所為，後王之師也。可不鑒哉！○熊氏曰：羿浞之禍，已無夏矣。羲黃堯舜以來相傳之正統，其絕者蓋四十年。區區庖正一成一旅之衆，而卒能復禹舊跡，踐天子位者，要之為君者，有撥亂之志，為臣者有盡忠之節，人事既盡，能以天道為定命，故能致茲大業。推原其故，亦由虞君思之為也。虞舜之後也。一代之興，則先代子孫賓於王家，與國同其休戚。古人之慮，蓋深遠矣。後世得人之國，則絕人之嗣，不知天道昭明，禍亦反踵。虞夏商周之祖若孫，傳祚二千，其事可觀矣。

方夷來賓

竹書紀年曰：少康即位，方夷來賓。○東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樂舞。

癸巳 五十有二歲封庶子無餘於越以奉先王墓

祀

吳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

隨陵陸而耕種。逐禽獸而給食。不設宮殿之飾。從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會編曰。按於越之先。始于此。傳至周。春秋時。勾踐始大。僭號稱王。軒按。吳越春秋。無餘之封。原自少康。而前編乃書於季杼踐位之後。誤矣。

癸卯 六十有一歲王崩子季杼踐位

通志曰。按羿篡夏。距后相而立。八年。其家相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至澆能用師。弒相。相死。遺腹生少康。及少康生杼。至杼能用師。滅澆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將百年。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踈矣。

甲辰 夏后杼元歲

戊申 五歲征東海伐三壽

竹書紀年曰。夏伯杼子之東征。獲九尾狐。路史同。

庚申 十有七歲王崩子槐踐位

通志曰。杼可謂能帥禹者。戡定寒氏之亂。佐其父少康。成中興之功。故夏侯報焉。○前編曰。按自古人主。非天資絕異。或親歷艱難。而能成中興之功者。鮮矣。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為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

于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洎其即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為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靜况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惜乎年世湮遠書史失傳後之學者不得盡聞其行事之詳為可憾也

辛酉夏后槐元歲

癸亥三歲東夷來御

甲子四歲

丙戌二十有六歲王崩子芒踐位

丁亥夏后芒元歲以玄圭賓于河乃東巡狩于海

路史註曰
事見紀年

甲辰十有八歲王崩子泄踐位

乙巳夏后泄元歲命東夷命西羌

竹書紀年曰后泄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通志曰泄之世畎夷之屬六夷來王於是始加爵命○漢西羌傳曰太康失國四夷咸叛及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

賓至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至桀之亂畎夷復入邠岐之間

庚申十有六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辛酉夏后不降元歲

甲子四歲八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丙寅六歲伐九苑

巳未五十有九歲王崩弟扃立

庚申夏后扃元歲王崩子不降踐位

甲子五歲

庚寅二十有一歲王崩子廩踐位

辛巳夏后廩元歲

辛丑二十有一歲王崩不降之子孔甲立

路史作帝胤甲

壬寅夏后孔甲元歲

甲辰三歲采鐵鑄劍

陶弘景古今錄曰夏孔甲八年九月歲次甲辰采牛首山之鐵以鑄劍○前編曰據經世

紀年甲辰孔甲即位之三歲也陶氏曰八年豈考於古銘字書難辨誤以為八年與

甲子二十有三歲

戊辰二十有七歲商主癸生子履

帝王世紀曰主癸之妃扶
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湯

壬申三十有一歲王崩子皐踐位

衛彪後曰孔甲亂夏四世而隕○大紀曰王好鬼神事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為東音諸侯化之夏政始衰○祝氏經世解曰孔甲當星之甲一十二世之終自富有災况其卦

為兌但夏之文獻不足無以證之○前編曰按傳稱夏后孔甲擾于有帝古今所傳亦謂孔甲有盤盂之戒而國語世紀謂為淫亂之君異乎所聞矣或曰孔甲常人名非夏后孔甲也

癸酉夏后皐元歲

癸未十有一歲王崩子發踐位

蹇叔曰嶠有二陵焉其南即夏后皐之墓也

甲子夏后發元歲諸夷賓于王門

竹書紀年曰后發即位之元年諸夷咸賓于王門而獻其樂舞

壬寅十有九歲王崩子癸踐位是為桀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癸卯夏后癸元歲

甲子二十有二歲公劉遷國于豳語詳詩豳風洎大雅篤公劉

史記曰舜封后稷於邰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又曰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國語曰昔我

先王世后稷官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路史曰稷生麋重麋重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公劉去后稷已十餘世矣○索隱曰譙周按國語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密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前編曰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歐陽氏容齋洪氏路史

羅氏已辨其非。今不悉錄。○又曰：按公劉之遷豳也。史謂周道之興自此。則國語所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者，自公劉數之耳。不然，則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漢言七制之主也。胡氏大紀以世表計之，係之少康甲子之紀。今以漢書計之，係之夏桀甲子之紀。

乙亥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獻妹喜，王嬖之。

大紀曰：夏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為無道，勸以貪狼，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

皆聽為之，為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為戲劇。○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桀，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韋昭曰：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則同也。○前編曰：比比者，同比之比。事雖不同，同於亡夏也。

丁丑

三十有五歲，商主癸薨，子履嗣位。

是為成湯。語詳詩商。

頌長發章

殷本紀曰：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

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圍立曹圍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商湯始居亳

書序曰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次○孔子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告來居汴土二篇皆亡○前編曰按嚳為契之父其說非也唐虞以上無王稱况契非嚳之子借使嚳子不宜謂嚳為先王也先王者必指玄王此商人追稱之

戊寅

詞也亳今應天府之穀熟蓋南亳也
三十有六歲商湯始用師征葛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無以祀湯又使人問之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民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後來其無罰○前編曰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沃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之書今皆亡矣史記載湯征之辭而不類蓋非湯征之舊文也孟子引亳衆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桀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卯巳

三十有七歲商湯遣使以幣聘伊尹于有莘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擊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

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朱子曰。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取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皇甫謐曰。伊尹力牧之後。○路史曰。伊炎帝上世所國。今浴之伊陽縣伊川。堯之母家伊侯之國。又曰。伊尹帝堯之後也。○前編曰。按堯生於伊。故為伊祁氏。伊尹恐其後也。傳記謂伊尹生於空桑。空桑蓋地名。非真桑也。諸說多妄。○又曰。說湯以伐夏救民。在去亳適夏。就歸于亳之後。非應聘之初。即有是說也。

商湯進伊尹于夏王桀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又曰。伊尹聖之任者也。○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大紀曰。成湯薦伊尹于桀。為陳素王。及九主之事。桀不聽。與羣臣沈湎于酒。伊尹進諫曰。君王以酒色之微。雍天命而不理。失人心而不圖。反是為善。善則祥。

集習是為不善不善則殃來君王宜留意焉
伊尹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桀終不
聽○前編曰按史記伊尹從湯言素王九主
之事而劉向別錄載九主名稱甚奇索隱著
其義曰法君謂用法嚴急之君曰勞君謂勤
勞天下曰等君謂定等威均祿賞曰授君謂
不能自理政歸其臣曰專君謂專已獨斷不
任賢臣曰破君謂輕敵致寇國滅君死曰寄
君謂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曰固君
謂完城郭利甲兵而不修德曰三歲社君謂
年在襁褓而主社稷也○又曰胡氏大紀張
氏紀年書聘用伊尹俱在湯即侯位之年余
按湯誥曰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
湯之用尹去伐夏無幾年矣書序稱湯始居

亳次書征葛又次書伊尹去就之事則聘尹
宜在旣征葛之後今附之湯進伊尹之年於
以見湯之聘尹非以為已又以見尹從湯之
初五就湯桀不問治亂往來其間以圖救世
至桀終不可而去之商相湯伐之則孟
子所謂聖之任者其氣象居然可見矣

申士
四十歲伊尹復歸于亳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新序曰桀作瑤
臺罷民力殫民財為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
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
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躑兮六轡沃兮去

不善而從善，向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月有亡乎？吾乃亡耳。」於是尹接履而趨，遂適商。就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夏歸亳，商王而夏亡。○前編曰：大傳與此大同小異。然羣臣去夏從商，宜有惻怛不得已之意，不應歌而去之。其辭如此，然則此章殆未可信也。○蘇氏古史曰：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伊尹耕于莘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為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舍而歸商。

耳。其後殷末，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為湯文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歟。軒嘗聞先哲評商湯使尹事桀及周文事紂之心，率以蘇氏古史之論為當。余三復之，似尚未得聖人之心者。蓋聖人之心，至公無私，而惓惓忠君憂世之念固竝行而不悖。未嘗較計於名實利害之間。少有一毫為己之意也。乃若古史謂湯之心以為伐桀以濟世，不若使尹事桀以止亂。又謂文王事紂亦身為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欲遽取之如此。夫曰以為曰不若，是有

較計之私曰不欲遽取是已有取之意矣
豈聖人順天應人伐暴拯溺之心哉此幾
微毫釐之差不可不辨

甲申 四十有二歲商湯七祀夏王桀囚商湯于夏臺既

而釋之

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
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
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
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
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漢南諸
侯聞之曰湯仁及禽獸而况於人乎皆歸心

焉桀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
臺已而釋之其後湯伐桀遂放焉桀謂人曰
吾悔不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前編曰賈誼
新書及史記所載與此小異而事理不通今
從大紀

壬辰 五十歲會諸侯于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通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
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
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
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
民

癸巳

五十有一歲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淮南子曰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夏桀乃亡○大紀曰夏桀鑿池為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令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終古出奔商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通志曰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耆老或諫桀又殺之暮年瞿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于谷下反在上桀見錄書云七夏者桀於是大誅豪桀大費之裔曰費昌見二日東出焰西沉問於馮夷夷曰西夏東商

費昌乃歸湯

甲午

五十有二歲

商湯十有七祀

瞿山崩殺諫臣關龍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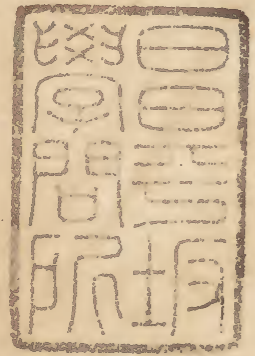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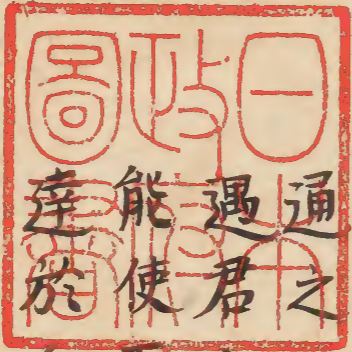
通志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告湯曰桀惑妹喜上下離心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桀有暴臣于辛陵轅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效言矣於是焚黃圖殺龍逢○大紀曰桀窮其宗族耻其勲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諸侯危其位大夫隱其道舉事戾于天發令逆其時諫者皆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

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王侈靡嗜殺。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蓋少俊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殺之。夏亡。起禹元歲丙子。終桀五十有二歲甲午。凡一十有七主。共計四百三十九年。又按邵子皇極經世書。起禹丁巳。止桀甲午。通計四百五十八年。蓋自禹攝政之年。通數之。再。通志曰。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樹社稿而崩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豕御蓐而席隩。兩日鬪。五星錯行。鬼哭于國。

枉矢流。衆星隕。地出黃霧。泰山崩。地震。伊洛竭。雷霆殺人。○胡氏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天下者。定於立賢。家天下者。定於立嫡。然孟子固已言禹薦益於天。未嘗不以官天下為心。異時謳歌朝覲訟獄者。乃不之益而之啓。幸而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啓之再傳。則循習而以傳子。為當然矣。未幾而太康失邦。釀成羿浞之禍。夏統中絕者四十年。非繼以少康之賢。禹之宗祀不其殆乎。陵遲至於履癸極矣。何則。嫡之分固前定也。而嫡不能以必皆賢也。天下生民之任。則重也。師保之說。昉於商書。湯尹之所以汲汲焉。苟求俊彥。啓迪後人者。其慮固深遠矣。大抵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常見。

天下惟中才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太甲成王固中才之主也。非有伊尹周公則敗。度敗禮者誰能使之改。幼冲有過者又誰爲之克。世子之法哉。厥後二君卒能克紹前烈。爲商周之令主者。夫豈其性然哉。學問之功。大師保之。責隆也。○胡氏曰。唐虞之時。太和之景象也。啓禹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遜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卽克寬克仁之主。我武維揚之

武卽作民父母之元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達於自然之數而已。而一毫之已私。無與焉。





此書係由... 卷之... 第... 頁... 凡... 者... 均... 宜... 注意... 其... 中... 之... 要... 點... 已... 經... 詳... 述... 於... 前... 文... 矣... 茲... 將... 其... 中... 之... 要... 點... 再... 行... 彙... 編... 於... 後... 以... 便... 閱... 者... 之... 參... 考... 焉... 此... 佈...

